

意犹未尽

写在新学期边上

董明文

开学近两周了,日子总是倏忽而过。每天都有新鲜事,每天都会结识新的面孔。时光的转轴似乎被一只无形之手刻意拨快了好几格,陡然提升的速率让人有些心慌意乱。黄昏时分,看见在光华楼前大草坪上推着婴儿车信步悠然的老婆婆,心头竟升起几分羡慕。

校园闹中取静,毗邻繁华的五角场。每每从小南门过马路去文图,一转头总会看见不远处如钢铁丛林般鳞次栉比的高楼,汹涌的车流扑面而来,在红灯前不甘心地停下匆匆步履。对于这座城市而言,我终究只是一个背井离乡的漂泊者,依傍着亲人的温存喝一杯奶茶的机会都没有。

如果将这种情愫定义为思乡,似乎又太过简化。人更倾向于在不顺时怀念过往,就像婚姻惨淡的人更容易修饰和神化青葱时代的白月光,这种在特定环境下被催生出的情感,其

纯度已被极大地弱化了。因此,与其说思乡,我更愿意在对那个瞬间的反复回味中探寻更贴切的阐释。说到底,归属感实在是一个很玄妙的东西。甚至面对最至亲的父母,偶尔都会生发出无可奈何的隔离。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,或许唯有内心的自洽才最安稳。这是一门需要时间和耐心堆叠的人生必修课。

复旦的很多学生似乎很享受这份与自身对话的孤独。无论是食堂、自习教室还是图书馆,这里的座位设计都偏向于紧密。尤其是且苑一楼和文图阅览室的大长条桌椅,不算宽敞的空间,邻座的距离不足半米。结伴的人不多,普遍独来独往。以一条长桌十二个人围坐为单位,像分属于平行时空,即使相对一整天也不会有一句多余交流。曾有朋友抱怨说,此地的冷漠让人喘不过气来。可我细细一想,反而觉得这才是人与人之间最舒适的状态。不必刻意维系表面的融合,而得以保持个体的独立自

在,并默契地不感到尴尬。就像现在我在电脑前码字,旁边的女生看法律教材,对面小哥在自学ACCA,一切呈现出再平常不过的安然。

正如上海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,复旦在古典底蕴的基础上,也汲取了不少西方的教育理念。这里没有人会敦促你做什么,把规矩摆明后便给予原则范围内最大的自由,类似于散养。然而一旦触及底线,所面临的后果则是毫无转圜余地的毁灭。这种表面宽松实则严峻的氛围,极大地激发了我们的自主性。对于校内丰富学术资源的利用亦是如此,如果不仔细探索,不用心关注,只等着硬灌式的坐享其成,那么势必会错过许多宝贵的机会。

校园里片区与片区的差异也是巨大的。入夜时分,文图理图一片灯火通明的埋头苦学,三教的通宵自习室更是弥漫着秋风扫落叶般强悍的肃杀之气。与此同时,宿舍区则是“隔江犹唱后庭花”的升平景象,集齐全家、西餐厅、中餐厅、清真食堂、蛋糕房、咖啡馆、快递点、水果铺、百货店,堪比颐养天年的高级干休所。这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震撼,第一次让我真切地意识到,自由绝非标新立异

或是与强权对抗的叛逆,而是充分自主的情形下,依旧“十里一走马,五里一扬鞭”的张力与韧性。

身处这样的环境,说没有压力一定是逞强。与你擦肩而过的众多面孔中,绝不乏深藏不露的如云高手。有时候看到理工科的同学奋笔疾书,我甚至会一晃神怀疑自己笨拙的努力是否值得。走过本科阶段,身边不少朋友已经踏入社会,为早日实现经济独立而加班加点。我却依旧蜷曲在校园的象牙塔里,整日讨论着虚无缥缈的修辞、格律、风骨、情怀……相比理工科精进于一门实用学问的务实,文学似乎太过于理想化了。我从不认同“文学无用论”,也从后悔持续至今对她的热爱和信仰,但在当下这个真性情被迅速肢解的时代,滥情和煽情的文字就像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速食品,被机器化、成批量地生产和消费。文学的厚重感被稀释了,突然变成了大众语境里一个巧言令色的东西。

有感悟,亦有困惑。而这一切或许会在未来的顺其自然中,走向各自的结局。写在新学期边上,踏着月色穿梭在树影之间。星光很美,盛夏的气息还未散尽。我张开手臂,幻想一艘鼓起风帆的小船。

世相百态

拾捡

胡安文

那天在苏州天池山,和同学马建平,还有余冬娣观景。走了很长一段路,才发现手中的一根柳枝丢失了。

于是回头去找,一路寻觅,刚才还漫不经心走来的路,其实很难走,丢失的柳枝也早已不在了。于是就想象着,模仿着原先那样的走姿,发觉早已形似而神不再,只能作罢。

我们现在快六十了,大家都在拾捡着快乐,拾捡着顽皮,拾捡着年龄中残留的一点点幼稚。破碎的,用相机来缝合,突然间偶尔间竟还残留着几许童话。

于是,不顾额头有没有皱纹,不顾腿脚是不是迟钝,不顾体力是不是从心,一本正经地拾捡,认真地缝合。那认真的姿态和手边的破碎,看似毫无价值,甚至引来路人的讪笑。但是我知道,这拾捡的珍贵。

同学会,插兄会,周年校庆,旧友微信建群,都在拾捡着过去的点点滴滴,乐此不疲。

每次回来,我将拾捡物键入电脑,心累时点击一下,引来一丝嘴角上扬,就如残留的茶韵酒香那样确幸而美好。

时令小语

柿子记

柴薪文

霜降后,柿子就红了。

柿子树树干幽黑似铁,扶疏而有致。元代画家倪雲林、黄公望若喜画柿树,枝干虬曲如龙,苍郁若含烟之貌,古人认为柿树怀德,谦比君子。柿子凌霜而红,柿叶落尽而果实独存。柿子还是水果中唯一被封为“侯”的,名曰“凌霜侯”,多好听的名字,高贵霸气,咄咄逼人。

柿子树叶厚墩墩的,呈暗绿色,它的厚度比枇杷叶厚,色泽深而光滑,似乎光照照人。但叶形要比枇杷叶大而俊秀,叶片层叠有致,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味道,像勃朗特三姐妹。霜降后,叶子会变黄变红,变蜡黄变暗红,直至叶子纷纷扬扬落尽。

柿子半剔透而莹润,型如蜡石,成熟的柿子上敷一层霜粉,却难掩草木之色。霜起则冬藏,生机尽失,若有若无,柿子藏在仅存的枯叶和枯枝之间,十分诱人。

故乡江山鳌顶村遗落在仙霞山脉深处,村中有一片柿子树,每年霜降后,一树一树的柿子,像一只只小红灯笼,纷至沓来,蔚为壮观,仿佛点亮了山村的秋色。村人皆姓李,据说是唐代滕王的后人,前后避难到此,为了方便后来人相认,他们商议在房前屋后种上柿子树为记号。村中有一祠堂,型制奇特,古色古香,祠堂边的山丘上有二百多株树龄上百年的古树群,古树郁郁葱葱密密麻麻枝繁叶茂铺天盖地,树荫仿佛覆盖了祠堂覆盖了整个村子。树荫蔚然气积于大地之上,远远望去,俨然《聊斋》中描写的某种独特场景。

霜晨起来,见雾大如幕,雾中隐隐约约传来黄狗的叫声,四周白茫茫一片,不知身在何处,唯见树枝上隐约有红光闪耀。那一定是柿子在发光。

生活故事

崇明的秋

林希文

崇明的秋是紫色的:紫色的是那架上的扁豆花。一串串扁豆花开得热烈,像一串串紫色的铃铛挂在豆蔓上,花间是鲜嫩的紫红色的扁豆荚儿,一簇簇看着就那么喜庆。河边,田边,农家小院里,随处可见开满花结满豆的扁豆架子。炒好的扁豆软糯鲜香,满是丰收的味道。

崇明的秋是橙色的:橙色的是那树上的柿子。一个个大柿子长得饱满,像一个个橙色的灯笼挂在枝头上。看,一位农妇正在收柿子呢,只见她举着一根长长的竹竿,竹竿上端有个边缘锋利的网兜,手腕巧妙地轻轻一抖,一个橙色的大柿子就听话地落在网兜里。她的丈夫把摘下的柿子整齐地摆在农家小院里,告诉我们再过几天柿子的颜色就会变成橙红色,又软又甜。这对正在收获的夫妻满面笑容,他们心里也像熟透的柿子一样甜蜜吧!

崇明的秋是绿色的,翠绿色的是花菜,虽然还没有开花,但有气势的花菜叶子已经如同地毯一般慢慢铺开。艳阳高照,碧空如洗,蓝天和绿毯的相连处是一排新盖的色彩鲜艳的小别墅式农家小楼,都有三层楼高。因为离得远,倒像是用乐高玩具搭起来的一样。褐绿色的是藤上的猕猴桃,我们来到猕猴桃园,才明白什么叫硕果累累,有单个的猕猴桃就像小孩拳头大小,有两两成对的,有五六个并排的,压弯了藤枝,熟透了猕猴桃落在地上,我捡起一个掰开品尝,浅绿色的果肉汁水四溢,酸甜可口。青绿色的是婷婷玉立的崇明



夕阳下的甜芦粟

甜芦粟,梢头的穗子已经呈紫黑色,这意味着这些甜芦粟已经甘甜可食,扛上几根青绿的甜芦粟,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凉风习习,一首当年的校园歌曲旋律浮现脑海:“笑意写在脸上,哼一曲乡间小调,让思绪在田野中飞扬……”

崇明的秋是红色的,当我们走进火龙果大棚,看到的是一人多高的“仙人掌”般的植物,带刺的茎片上点缀着粉红、深红色的火龙果,间或还有硕大的黄灿灿的花骨朵,这些花以后也会结出果实。我们拿起剪刀,学着采摘火龙果:先用左手捏住火龙果的鳞片叶子,再用右手持剪刀将带刺

茎片连同火龙果一起剪下来。这可是个技术活儿,因为不小心就会被茎片上的刺扎着手!采摘下来的火龙果修去茎片花须后放在篮子里,比火更红更耀眼!切开的火龙果,果肉也是深红色的,清甜爽口!

崇明的秋是色彩斑斓的,黄绿相间的田野里,蟹塘的水面倒映着蓝天白云,几只白鹭在翩翩起舞。当我们走近围着网的蟹塘,先看到的是金黄色的水稻,时不时有蟹青色在网上闪现,那是几只已经长大的螃蟹在自投罗网。蟹农说这些稻子再过一个月就可以收割了,螃蟹也会更壮。稻田养蟹,一举两得,今年的收

成很不错呢!

崇明的秋是金色的,夕阳下,田野里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金色。不时有农民拉住我们,向我们展示院子里养的成群的鸡,成群的鸭,讲述着他们的孩子在城里哪所大学就读。还告诉我们以前这里只有平房,年轻人都出外打工挣钱。现在生活富裕了,家家盖起了小楼,有的年轻人还回来和父辈一起开起了农家乐,生意很是火爆。“现在崇明真的是大变样了!”

他们自豪地说着。不远处,有娶亲嫁女的人家放起了烟花,五彩缤纷,映照着崇明丰收的金秋,映照着人们满足的笑容。

杨浦记忆

我也夸一夸新江湾城

刘芸文

2016年10月底,我家从河南郑州防空兵学院搬到了上海杨浦区殷行路1628弄戎辉苑,住上了解放军上海江湾老干部安置住房,属新江湾

城的一部分,位置与复旦大学新校区相邻,紧挨轨道交通10号线,距五角场城市副中心3公里,坐地铁3站便到了。距有名的长海医院也不远,十分方便,是部队为离退休老干部打造的“宜居家园”。

新居周围是整齐的街道,连片的崭新的楼群和欧式的别墅,环境优美,道路宽敞,绿树成荫,江河湖汉波光粼粼,十分幽静,水面不时飞来几只水鸟,欢快地叫几声,掠水而过。

这里还有湿地公园,湖上翠莲几朵,雅致而清新;春天,街道两旁翡翠红的樱花和海棠花延伸十里,花香扑鼻,十分迷人;黄莺在树上飞来飞去,甚是可爱;夏天,知了在浓荫的林中鸣叫,显得格外宁静。路旁的标语牌

整齐矗立,亲水步道干净美丽,真是一个美丽的新城。但据老上海人讲,这里过去是一片荒地,野草孤坟,狐狸成群,一到晚上连个人影都没有;也曾做过军用机场,城市发展了,军用机场搬走了,最近十年来才开发利用起来,变成了如今模样。

花香飘院落,树绿染丹霞。情深挥彩笔,朽木放光华。看着眼前的美丽新城,听了老上海人的诉说,不胜感慨。